

洱海灯影

□南京 殷步林

夜深静谧,星河垂野。远居风花雪月之城大理的友人,发来一组清绝夜色图景:长空之上,无人机点点微光轻悬夜幕;洱海之上,渔家灯火细碎摇曳、随波起伏;环湖沿岸,万家灯火次第铺展、温柔绵延。天、水、岸三重光影遥遥相映、脉脉相融,将苍洱夜色衬得清宁深邃,动静相生,恰似一曲自然与人间共生的中和乐章。

一城夜色,半部风月。世人皆知大理有四绝:下关风、上关花、苍山雪、洱海月。清风往来,启示进退从容;花开有时,蕴含顺势有度;苍山积雪静默,教人沉心守拙;洱海月轮盈亏,引人留白知足。

千百年来,大理人顺着山水节律从容度日,没有狂飙突进的躁动,亦无急功近利的浮躁。依山傍水而居,顺天时、合地利,在朝夕风月间沉淀出生活智慧:不偏执、不极端、不过度、不贪求,顺其自然,守中自持。

秋萍一叶随波去

□上海 濮端华

表哥昨晚打来电话,惊悉秋萍姑姑终究未能扛住事故重伤,不幸撒手人寰。事故当天早上,姑姑骑电动车去菜市场,不幸被一辆小车撞倒,送进医院抢救,转入重症监护室,苦撑三日,还是没能逃脱厄运。姑姑虽已八十六岁高龄,但一直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,这样一个活力四射的老人,生命戛然而止,家人又怎能轻易接受这冷酷的现实?

姑姑的音容笑貌、举手投足在我的脑海中一一浮现。姑姑姐妹三人,她排行老二,备受父母疼爱。听长辈们说,当初为了庆祝她的出生,家里特地在厨房门口挖了一口井,并且给她取了小名叫“井儿”。这口井,水质清澈、甘甜可口,养育了三代人,直到前些年因农村普及自来水,才被回填。这口老井,也成为我小时候最深刻、最温暖的记忆。我还专门写过一篇《老井》的散文登报了。父亲拿着报纸去姑姑家,当面念给她听,她特别高兴。

姑姑年轻时是大队的赤脚医生,经常背着药箱到农户家里行医问诊。她性格开朗,嗓门响亮,人还没来,爽朗的笑声就已传来。无论老人还是小孩,即便身体有恙,只要看到她,心情立马阳光起来,病也就好了一半。我小时候有一次摔了跤,腿上擦破了一大块皮,没有及时消毒,拖了半个月,结果引起伤口发炎红

肿化脓。姑姑拿起镊子钳子,棉球蘸上酒精,一边处理一边和我讲着笑话,那时我痛得直咧嘴,但姑姑那份鼓励和心疼,硬是让我坚持没有哭出来。

姑姑生了三个孩子,也就是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。虽然姑父那时在镇上邮局工作,家庭条件要比一股农户好一些,但要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姑姑除了当赤脚医生,还得忙好地里的农活,家里家外全靠她操持。每次去姑姑家,总能见到她把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姑父姑姑的坚持和鼓励下,表哥复读三年终于考上大学,也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。这背后,凝聚了姑姑姑父望子成龙的多少坚韧与艰辛。

姑姑与我父亲虽非一母所生,但感情甚笃。我母亲去世得早,我们兄弟两人又都在外地工作,父亲一个人在家,常到姑姑家串门唠家常。姑姑姑父对父亲多有关心体贴,让父亲感受到浓浓的亲情。回想起来,与姑姑的最后一次见面,竟是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“满坟”仪式上,已是耄耋老人的姑姑依然风风火火、元气满满,我看着特别高兴。谁知这一见,竟成永别!想必姑姑远去,也是去和家族先人们团聚,她的乐观、坚韧、豁达将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夜色深沉,湖天静谧,三重灯火依旧在水天之间温柔共生。一城山水的平衡之道,亦是万千世人生的人生大道。人生最好的状态,从来不是一路狂飙的极致,也不是与世隔绝的慵懒,而是快时有锋芒,慢时有温度,进有前路,退有心安,动静不失其时,取舍皆有分寸。

以大理风月为镜,修一颗中正平和的心。于时代洪流中勤勉精进,于烟火日常里静心沉淀,不急不躁,不偏不执,快慢相生,动静相济。这,便是洱海灯影谱写的中和之曲,亦是当代生活珍贵的圆满。

在动静之间寻平衡,于迭代之中求长久。苍洱夜色中的三重灯火,恰好为迷茫的当代人给出破局思路。真正的中庸,绝非平庸妥协、敷衍折中,而是张弛有度、快慢相宜。快,是时代赋予的奋进姿态,助人精进笃行,不被洪流抛下;慢,是安顿内心的底气,使人回归本真,守住精神家园。无快,则缺少立身奋进之力;无慢,则缺失滋养心灵之境。

夜色深沉,湖天静谧,三重灯火依旧在水天之间温柔共生。一城山水的平衡之道,亦是万千世人生的人生大道。人生最好的状态,从来不是一路狂飙的极致,也不是与世隔绝的慵懒,而是快时有锋芒,慢时有温度,进有前路,退有心安,动静不失其时,取舍皆有分寸。

以大理风月为镜,修一颗中正平和的心。于时代洪流中勤勉精进,于烟火日常里静心沉淀,不急不躁,不偏不执,快慢相生,动静相济。这,便是洱海灯影谱写的中和之曲,亦是当代生活珍贵的圆满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踩藕

□南京 易荷生

入秋之后,菜场里最走俏的“水八仙”,就数莲藕,一节连一节摆放在摊位上,又白又嫩。买回家可以炸藕圆、做糖藕、煲汤。

早年,我家住在城北新门口,离护城河不远。护城河水面和周边有许多荷塘,秋风掠过,残荷萧萧,便是踩藕的时节了。莲藕就藏在淤泥之下,不露头,不张扬,全靠踩藕人用脚去寻,淤泥被拨开,塘水咕嘟咕嘟翻起细碎的黑泡,待整个莲藕松动,脚下轻轻向上一挑,一节节相连的莲藕便挣脱淤泥的怀抱,浮出水面。这便是踩藕。

荷塘归渔业大队管理,除了养鱼,还种莲藕。为了赶在8月节前将荷塘里的莲藕收获上市,社员们穿着黑胶皮连衣裤下水踩藕,起藕,忙得不可开交。我和二毛站在藕塘边凑热闹,眼馋地看着他们踩藕。踩藕是个细活,他们站在没腰的塘水里,脚下是绵软厚重的黑泥,一点儿也不着急,每挪一步都要慢慢沉下去。不见踩藕人乱踩乱踏,生怕脆嫩的藕被踏断,断口灌进淤泥,再好的藕沾了泥腥,就卖不出好价钱。踩藕人循着荷梗的走向,单脚轻轻探进泥层,脚下一寸一寸地探索。如果脚上触到一截圆润结实的硬物,顿时脸上露出笑容——踩到藕了。

几天泡在荷塘里,踩藕人累得喉咙管冒烟,水底残余的莲藕,任由周边的居民踩捞。我父亲虽然是国企的工人,但喜欢捉鱼、摸虾、钓黄鳝。那管子,父亲工资不高,又爱咪两口,踩来莲藕,就可以丰富家人的餐桌,添个下酒小菜。邻居侯叔叔一声招呼,两人结伴跳进了清冷的荷塘里。我和二毛拎着竹篮,紧跟不掉队。只见他们在荷塘里来回踱了几步,河水已经漫过腰了,水面上的荷梗所剩无几,就是顺着荷梗也踩不到藕了。只好碰运气,先用一只脚在水底污泥里试探着,寻找漏网的莲藕。忽然,父亲一头扎进水里,双手用力,从水里拔出一条沾满污泥的莲藕来。刚出水的莲藕,裹着一层湿黑的塘泥,沉沉的。抓在手里,在塘水中来回荡洗,黑泥缓缓褪去,洁白如玉的藕身便露了出来。

我和二毛连声呼喊:“扔上来,扔上来!”我们把莲藕放进竹篮里。紧接着,侯叔叔也踩到了好几节莲藕,菜篮子很快就装满了。

父亲站在冷水里,嘴唇发紫,我担心他受凉感冒,大声喊他上岸。他说,不怕,下水前喝了两口。其实,看着白白胖胖的莲藕,我更想早点回家,让我妈油炸藕圆子。

书店的灯光

□安徽合肥 袁牧

如果说,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张书店地图,那么,我的地图上标记最多的就是先锋书店。

2016年,我在南京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,住在鼓楼区广州路附近。闲暇无聊时,便想找一家书店逛逛。朋友推荐说,先锋书店离得不远,是《国家地理》评选的全球十大书店之一,值得一看。我怀着好奇心,一路走到五台山体育馆,那家开在地下防空洞里的书店,人口是一道长长的下坡道。推开门,一股混合着书香、咖啡和旧木材的气味扑面而来,竟有几分莫名的喜欢和沉醉。斜坡两侧是高高垒起的书墙,其中有一块明信片墙,汇聚了全国各地读者写下的心声,引来很多人驻足观看。书店面积真大,我从书籍区走到沙龙区,又走到咖啡区、文创区……不经意间,看到墙上一幅醒目的标语“大地上的异乡者”,那一刻,我从特拉克尔的诗句中,触摸到这家“中国最美书店”抚慰人心的温度。

从那以后,每天培训课一结束,我就急不可耐地赶往书店。进门先走一遍熟悉的坡道,看看又来了哪些畅销的新书,然后在文学书架边流连最久,从散文、诗歌集翻到小说、戏剧读本,像跟老朋友挨个打招呼似的。走之前,去咖啡区点一杯拿铁,边品边悠闲坐一会儿,或什么都不想,只是发呆。书店的工作人员从不轻易打扰你,只在目光相遇时轻轻点一下头,那种恰到好处的疏离与温暖,正是像我这样的异乡人此时此地最需要的。

我在先锋书店买下了鲁迅全集、汪曾祺的散文集、帕慕克的小说集和策兰的诗集,每一本都盖着精美的售书章,至今翻阅起来,仍爱不释手。

有天晚上快十点了,我特意赶过去看看,原以为那个点会关门,或冷冷清清,没想到依然灯火通明、座无虚席。有埋头刷题的学生,有伏案写作的青年,也有举着老花镜逐字细读的老人,大家手执书卷,各据一隅,共享这一片静谧的灯光。我心生感慨,一座城市能有如此温馨的阅读空间,真是读书人的福气啊。

今年出差到南京,我心心念念去了一趟先锋书店。门口那块标志性的蓝绿色书店招牌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尊罗丹的《思想者》复刻雕像。沿着坡道往里走,咖啡区的红色条纹扶手椅换成了简约风格的木桌,书店的空间无形中开阔了,也清爽了许多,除了细微的翻书声,几乎听不到别的喧嚣。

我在书籍区流连忘返,循着记忆寻找当年喜爱的旧书,终于抽出几本心仪之书。结账时和店员聊了几句,她说,书店年初进行了翻新,就是想把安静留给读书的人。

走出深邃的防空洞,回望夜色中的先锋书店,灯光一直温暖地亮着,更像童话里的星光驿站。

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